鼓声越过秦岭

——省级非遗八仙鼓的传承与远行

本报记者　张　英

今年9月5日，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，“苏超”赛事激战正酣，上万名观众呐喊助威。来自山阳县中村镇的省级非遗八仙鼓、市级非遗手工花灯亮相赛场。鼓点砸下去，花灯摇起来，陕南乡土的那股热闹劲儿一下子铺满全场，看台上掌声一阵接一阵。

对这门扎根秦岭腹地的老鼓乐来说，这场跨越千里的演出是一次远行，也是它在传承路上往前迈出的一步。

时间再回溯两个月。7月10日傍晚，在南京玄武湖畔，受活动邀请，中村镇62位民间艺人排开阵势，擂响八仙鼓。鼓点忽强忽弱，急时如惊雷滚动，缓时像溪水潺潺；十几盏手工花灯穿插在队伍中间，锣鼓齐鸣、灯火摇曳，秦楚交界地带独有的文化味道，在金陵夜色里慢慢散开。

从玄武湖畔到“苏超”赛场，两个月里两赴南京。阵阵鼓声，见证着中村八仙鼓一步步走出大山，被更多人看见、听见。鼓声能传得这么远，得从它生长的地方说起。

中村镇位于山阳县城东40公里处，银花河穿境东流。这里地处秦楚交界，南北文化在此交融碰撞，孕育出丰富的民间艺术。镇上现有省级非遗项目1个，即八仙鼓；另有市级非遗项目5个。这门鼓乐就扎根在这片土地，2013年被列入陕西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中村八仙鼓流传已久，起源于明末清初。最初只是祭祀用的鼓乐，在一代代鼓手的敲打中，慢慢融入社火鼓、行军鼓的节奏，逐渐形成粗犷奔放、声传四野的风格。整套鼓谱变化丰富，轻重缓急各有章法，有时叮咚轻快，有时万马奔腾。八套鼓谱各有特点，取“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”之意，八仙鼓由此得名。

早些年，八仙鼓大多在村里、社火队伍里敲打，寄托着乡亲们祭祀祈福、盼个平安顺遂的心愿。日子久了，它更多出现在逢年过节的喜庆场合，成了当地人抒发欢喜的方式。

中村街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成杰对此感触很深：“每逢过年耍社火，四里八乡的人都往中村赶，这鼓的名气就是一年年打出来的。八仙鼓一响，年味一下子就上来了。鼓队和社火队伍穿插着走，正月里来游玩的游客挤得满满当当。遇上大型展演，村里就组织大伙集中排练，只求上场鼓点齐、气势足，打出咱们中村八仙鼓该有的精气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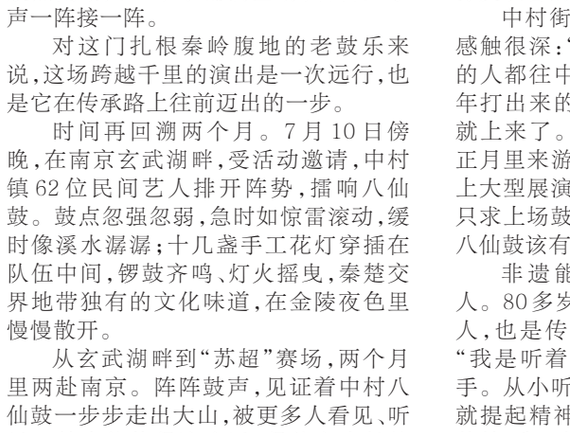
非遗能不能传下去，根子终究在人。80多岁的杨胜江是八仙鼓省级传承人，也是传承路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。“我是听着父亲打鼓长大的，他就是鼓手。从小听惯了鼓声，一听见锣鼓响，人就提起精神了，总想上手敲几下。这八仙鼓，我一打就是60多年。”

在外人看来，八仙鼓只是一连串鼓点；在杨胜江心里，鼓点是有气息的。由慢转急，再由急归缓，快的时候气势逼人，慢下来又能听出流水一般的柔和。“打鼓不只是手上使劲，身段、眼神、气力都要跟上，少了这股精气神，鼓声就没有灵魂。”

这些年，杨胜江不光自己坚持打鼓，还一心想着把打鼓的本事传给孩子们。中村中学专门开设八仙鼓兴趣班，每周一课，他按时到校授课，如今他已带出400多名学生。2023年底，中村中学获评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实践基地。看着孩子们在操场上排开鼓阵，一槌一槌认真练习，杨胜江心里踏实：这门老手艺，还鲜活地活着。

年岁不饶人，杨胜江跟着队伍外出演出时渐渐感到吃力。外出展演的担子，慢慢交到了56岁的杨秀典手上。

杨秀典自小在村里长大，耳边常响着父辈的鼓声，耳濡目染，渐渐爱上了这门鼓乐，一打就是几十年。这两年，他跟着鼓队去过宝鸡、南京，还登上了天竺山全国秋季村晚的舞台。每次外出，他都是主鼓手，执掌队伍正中的那面大鼓，把控整场节奏。大鼓定调子，后面配4到6面伴鼓，加上主鼓手，打鼓的六七人一组；再配上锣、镲，大型演出时全队60多人同台，声势十足。



在中村中学，八仙鼓传承人杨胜江为学生讲解击鼓要领。



9月15日，在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开幕式外场，八仙鼓队擂鼓助阵。

“走出去才明白，八仙鼓不单单是中村人的鼓，外地观众也能感受到这股热烈劲儿。”杨秀典说。

鼓队走得越来越远，更大的舞台也向它敞开。9月15日，第十一届陕西省艺术节在商洛开幕，这是全省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文化盛会。开幕式外场，山阳八仙鼓准时敲响，鼓手们精神抖擞，雄浑的鼓声震撼全场。杨秀典难掩激动：“能站上省艺术节的舞台，特别荣幸。也欢迎大家有空到中村，现场听一听八仙鼓。”

从杨胜江到杨秀典，拿鼓槌的人换了，向外奔走的脚步没有停；不变的，是百年鼓韵里藏着的山野气息。传承不是简单把鼓槌递出去，而是老艺人守住根，年轻人接上来，让每一槌鼓声都生生不息。

一门古老鼓乐要想长久传下去，仅靠几位传承人的热爱远远不够。近些年，中村镇摸索建起一套保护机制，形成“人—场—制度”一体的传承链条：以杨胜江为代表的老艺人，负责记牢鼓谱、口传心授；中村中学开设传习基地、兴趣班，给孩子搭建稳定的学鼓平台；非遗普查、专项经费、保护中心、常态化展演，为非遗长久保护托底。

当地持续开展非遗普查，把八仙鼓的鼓谱、套路、相关器物逐一登记、留存影像资料；用好专项扶持资金，支持队伍排练演出、培育新人，建起非遗保护中心和多处传习基地，扶持民间文艺团体发展。

阵地搭起来之后，重点放在人才培育上。培训面向学生和普通村民，累计已有1200多人次参与。持续推进“非遗进校园”，采用老中青传帮带的方式，先后举办培训90多场次，建成非遗保护中心1个、非遗基地4个，扶持民间文艺团体16支，累计培育市级以上传承人26名、民间艺人500多名，现有省级传承人5人、市级传承人21人。

靠着八仙鼓等非遗项目的持续培育，中村镇先后获评“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“省级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示范镇”“省级非遗特色示范镇”；中村街社区入选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在社区示范点”，中村手工挂面非遗基地入选陕西省第三批非遗工坊。八仙鼓早已不是一个孤立的项目，它生长在一张越织越密的乡土非遗保护网络里。

玄武湖畔、苏超赛场、宝鸡展演、天竺山村晚、省艺术节开幕式……舞台在变，观众在变，传播的场景也在变；鼓谱里的八组节奏、鼓手身上的气力与神采，仍然是这门乡土技艺不变的根。

下一槌由谁敲响？答案就藏在不息的鼓声里：老匠守根，后生接槌，这一脉鼓韵，就能继续越过秦岭，走向更远的地方。

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保护传播

本报通讯员　付　瑜

商洛，这片深植于秦岭南麓的红色沃土，既有“中国康养之都”的生态名片，更积淀着厚重的革命历史。今年，随着商洛5处红色遗址入选陕西省第三批革命文物名录，市域红色资源体系得到进一步丰富。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指引下，用好数字技术赋能红色文化保护传播，成为持续传承商洛红色基因的一条重要现实路径。

构建全域覆盖的红色文化数字资源体系。商洛红色文化资源点位分散，部分遗址地处偏远，长期承受自然风化、人为扰动双重威胁。为化解这一难题，商洛稳步推进红色文化资源系统性数字化保护。制度层面，商南县先行搭建“县—镇—村”三级保护网格，落实“一址一档”精细化管护，将前坡岭战斗旧址、中共豫陕鄂边区第二地委余家棚会议旧址、刘家花屋苏维埃旧址等纳入重点保护范畴。技术应用上，洛南县依托数字化手段搭建文旅资源档案库，实现全县红色遗址与自然景观“一图统览、一数贯通”。与此同时，西安培华学院“薪火相传”实践队走进镇安县茅坪回族镇，开展口述史数字化采集，把革命老兵、亲历者后代的记忆转化为可长期留存的数字档案。数字资源的建成，既减少实体文物反复踏勘调取带来的损耗，又依托云端异地备份，提升抵御自然灾害、人为损毁的能力，为红色文化在数字空间代代传递筑牢根基。

打造沉浸交互的红色文化体验空间。数字化赋能的核心价值，在于打破时空阻隔，营造兼具视觉、听觉与参与感的红色沉浸式体验场景。商南县党史馆在展陈中引入AR互动、3D全息投影等技术，对重大历史场景进行可视化复原；依托彩票公益金实施烈士陵园数字化提升改造，增设电子沙盘、革命历史互动墙，丰富展陈层次，优化观展体验。商洛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建成思政教育虚拟仿真实验室，配备VR设备，围绕商洛本土革命史实开发沉浸式教学资源。据统计，商南县红色教育基地年均接待研学团体突破5万人次，数字化手段有效增强了红色教育的感染力、覆盖面。

培育复合型“红色数字工匠”人才队伍。红色文化的长久传承，归根到底依靠人。数字技术只是载体，掌握技术的从业者，决定赋能的深度与广度。这一环节的关键，就是破解党史素养与数字技能“两张皮”的困境。2025年，商洛学院艺术学院启动陕西省长安科普资助项目——商洛红色教育基地系列纪实短视频项目，选取全市四县一区六个重点拍摄点，组织师生实地走访，采访老红军后代、地方文史学者与基层党员干部，通过校地联动、线上线下协同，系统采集一手影像、口述素材。在此基础上，商洛持续完善“党史素养+数字技能+项目实践”培养体系，推动高校课程、实训基地对接红色场馆需求，探索双导师制、项目化教学模式，培育熟知红色内涵、能够独立完成数据采集、内容创作、数据管理与新媒体运营的复合型人才，为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承提供稳定的人力支撑。

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，培育青年参与生态。提升全媒体传播效能，是数字赋能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的重要一环。商洛依托全媒体传播矩阵，探索契合青年接受习惯的轻量化传播方式。内容生产端，市纪委监委策划推出《红色精神耀光芒　廉洁之光映初心》等系列微视频，聚焦丹凤县蔡川镇留仙坪村、柞水县红岩寺镇本地湾村等红色村落，把宏大叙事拆解成短时长、精品化、快节奏的短视频产品，运用方言讲解、动画特效等形式提升亲和力。作品《红25军在洛南》从全国1.4万部参评作品中脱颖而出，在环球网、新浪微博等主流网络平台展播，持续扩大商洛红色文化对外影响力。依靠“共创—共享—共情”传播机制，高校学生深度参与红色微短剧创作，从被动受众转为内容创作者，不断激发青年群体的价值认同与传播自觉。

推动红色文化与智慧康养产业深度融合。数字化赋能红色传承，最终落脚于文化、文旅、康养产业协同发展，形成“红绿相映”的良性发展格局。商洛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主线，串联红色遗址、金丝峡5A级景区以及清油河后湾村、试马红庙村等乡村旅游节点，打造“红色教育+绿色文旅”精品线路；在红74师旧址周边，配套发展高山蔬菜采摘等生态农业项目，形成“精神传承—生态增值—产业富民”的发展闭环。洛南县借助数字化文旅资源档案库，实现全域红色点位、康养资源统一调度、智能导览，让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活力。

刘德杰先生二三事

刘　毅

刘德杰，民国五年（1916）生于商县龙驹寨镇百顷湾前河墁村（今丹凤县龙驹寨街道河涧社区）。他一生跨越民国与新中国两个时代，以一介乡绅书生之身，躬身桑梓，兴利惠民，历经浮沉，静守本心。其功在丹江堤岸，其德在乡邻人心，至今令人感念。刘氏明代自山西迁入龙驹寨后，世居马炉东沟，后家道渐丰，清代晚期迁至百顷湾前河墁，筑房置地，世代耕读。刘德杰幼入百顷湾私塾，后毕业于龙驹寨高等小学。然其父在外经商时突然病故，他身为长子，很早便持家立业。彼时龙驹寨为丹江水旱码头，商贸繁盛，势力交错，加之李长有等兵患和匪患频仍，百姓生计维艰。民国后期又逢其妻熊氏病逝，刘德杰虽两度续弦，又或早逝或离散，半生家事飘零，备尝人世悲欢。百顷湾临丹江南岸，每逢汛期江水泛滥，一片汪洋，良田被淹，民舍倾塌，百姓流离。刘德杰留心观察数年，对丹江水势与江岸地形了然于胸，他坚信筑堤挡水，可拓荒造田，保一方平安，利一方民生。于是奔走呼吁，向乡绅民众反复陈说，力倡修堤。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），百顷湾河堤委员会宣告成立，刘德杰担任财务总管，统筹钱粮、用工与工程诸事。首期工程每日上工百余人，累计用工一万六千余人，民众开山运石、打桩筑堤，在丹江南岸筑起了第一道防洪石堤。工程方有起色，首任会长、时任百顷湾保长周治林病故，修堤一事陷入停滞。刘德杰不忍前功尽弃，再度奔走，力请乡人刘安良辞去私立仁义小学教导主任一职回乡主持，使工程得以接续。又逢经费不足，他便与刘安良敦请冯应天等四名县参议员，在民国三十五年（1946）召开的商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五次大会上提案贷款三千万元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数年接续奋斗，至民国三十七年（1948），百顷湾河堤工程全面竣工。昔日荒滩化为五百余亩良田，水患得以根治，乡人雀跃，深受其惠。后世又依初建河堤加固扩建，刘德杰首倡之功，载于《陕西省志·水利志》等六部志书，名不湮没。刘德杰知书达理，热心公益，被推举为百顷湾保民代表，曾短暂代理保长职务。其时世事动荡，他于派粮、征夫等事务中常给予乡邻方便。彼时，曾有两名解放军战士赴百顷湾征粮，返程时适逢丹江水涨，无法回城，刘德杰即选派六名青壮年协力护送其渡江，解其困厄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丹凤县首任主持工作的副县长王庆华，以刘德杰为开明士绅，推荐其任百顷湾乡政府文书。然其谨慎自守，婉辞不就。后旧识彭一民（民国时期曾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）调任新疆，邀其举家前往，担任秘书，他眷恋桑梓，亦未同行。他始终坚守本心，待人宽厚，艰难岁月亦未改其耕读之志。20世纪80年代，乡邻间有纷争，仍愿请他出面调停。他凭学识、德望与公心化解矛盾，深孚众望。1985年2月，刘德杰病逝，享年七十岁。至今村中耆老仍能讲述其修堤、恤民、善待家中雇工之事。2020年，刘德杰家人整理旧物时，发现其存世的唯一手迹：一纸受托帮人分家作主的毛笔契约。小楷舒展温润，端严有法，纸墨之间可见读书人的儒雅风骨。纵观刘德杰一生，生于乱世，长于动荡，却能以耕读立身，以实干惠民。有功于桑梓，有德于世人；不求显达，唯守本心。史志留其绩，乡邻传其德，可谓一方乡贤。

史海钩沉

云盖寺的手工挂面

本报记者　孙远飞

11月6日，走进镇安县云盖寺镇李面匠纯手工挂面作坊，雪白纤细的挂面整齐悬挂，在风中轻轻舒展，醇厚自然的麦香弥漫在空气里。云盖寺手工挂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依托古法工艺与优良生态条件，这门原本只在农家小院制作的传统吃食，逐步发展为带动群众增收、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。

“云盖寺手工挂面自清代光绪年间起开始制作，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。我是家族第三代传承人，坚守这门手艺已有20多年。”李面匠纯手工挂面作坊负责人、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李全鹏介绍，百余年来，这项技艺依靠口传心授、师徒相承，在古镇代代相传，积淀下独具特色的制作技艺。

谈及手工挂面的特色，李全鹏娓娓道来：“咱们的挂面不添加任何辅料，原料只用优质小麦粉、山泉水和食盐，全程纯手工、遵循自然工序制作。”手工挂面看似简单，工序实则繁复，要求严苛，要经过和面、醒面、盘条、上杆、拉伸、晾晒等10多道工序，每一步都要顺应天时地利，依靠经验把控分寸。秦岭山区温润干爽的气候、适宜的温湿度，是工业化生产难以复刻的天然条件，也造就了当地挂面细如发丝、中空通透、久煮不烂、麦香浓郁、筋道爽口的特质。

“做手工挂面最辛苦、最考验人的地方，就是靠天吃饭。”李全鹏坦言，传统手工制作受季节、天气制约明显，阴雨、大雾天气无法生产，晾晒时长、拉伸力度都要凭借多年经验拿捏。早些年，这门手艺大多是农户自给自足，传播范围有限、产量不高；加之工序繁杂、学艺周期长，年轻人大多不愿潜心研习，这项非遗技艺一度面临传承断层的困境。

守正方能固本，创新才可致远。多年来，李全鹏在守住古法技艺、保留本味的基础上，持续摸索优化制作细节，规范工艺流程，统一品质标准。“老手艺不能丢，但也不能一成不变。”李全鹏说，他坚持原汁原味古法制作，同时主动对接现代市场需求，优化产品分级、更新包装样式，让这份非遗特产更好地适配大众消费、礼品市场需求。在他的带动下，当地越来越多村民重拾挂面手艺，古老技艺再度焕发活力。

小小挂面产业，托起群众稳稳的幸福。如今，云盖寺镇手工挂面产业形成“匠人带动、作坊集聚、群众参与”的发展格局，为本地留守群众开辟了就近就业增收渠道。“在家门口做挂面，既能顾家，又能挣钱，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。”正在作坊整理挂面的务工人员刘先华说。她是云镇村六组村民，今年40多岁，长期在本地挂面作坊务工，揉面、盘条、挂晒、收纳等各道工序都已熟练。刘先华介绍，每年秋冬挂面生产旺季，她都会在李面匠纯手工挂面作坊稳定务工，按工序按劳计酬，一年可增收1万多元。“不用外出奔波，家门口就有活干、有钱赚，这门老手艺，实实在在成了老百姓的致富手艺。”

近年来，云盖寺镇立足非遗资源优势，秉持“保护传承、活化利用、产业富民”的发展思路，持续深挖手工挂面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。镇村通过扶持培育作坊主体、规范生产标准、强化技艺传承、拓宽销售渠道，补齐产业短板，放大特色优势。同时依托千年古镇文旅资源，推动非遗技艺与乡村旅游、农特产品展销深度融合，借助线下推介、线上电商带货等方式，让云盖寺手工挂面走出深山、打响品牌。

从昔日“藏在深闺”的农家手艺，到如今声名鹊起的富民产业，一根根银丝挂面，串起百年匠心、乡土文脉与乡村振兴。眼下，全镇手工挂面产业平稳发展，作坊规范化水平持续提升，品牌影响力、市场认可度稳步增强，联农带农成效突显，成为激活庭院经济、赋能乡村发展的绿色富民产业。

面向未来，李全鹏表示，他将坚守传承初心，悉心收徒传艺、精进技艺，用心守护本土非遗文脉。



在云盖寺镇手工挂面作坊里，务工人员正在晾晒手工挂面。